冰漾《你所期望的永遠》

冬城-試閱

從冰炎會記事開始，他身遭的世界就只有一方小小的天地。

父親因為受到詛咒與黑暗毒素的侵蝕，大半時間都臥在床上休息，生命之火虛弱得宛如隨時都會被主神一手掐滅，原本好看的精靈面孔也已經面目全非，擋在薄紗之後。可是冰炎還是知道的，當父親想要抱抱他的時候、想要親自摸摸他的時候，臉上牽動的那些肌肉代表的意義，是多麼美麗的笑容。

很小的時候，冰炎都是由母親一手打理生活的。

為了陪伴在父親身邊，冰炎知道母親其實忍受了很多東西。在夜裡沒有星星的日子裡，他偶爾、會聽見一向剛毅的母親偷偷落淚的聲音。

平常的時間當中，母親都會牽著他的手，帶他到外頭走走逛逛，並不會太遠，因為結界的力量越往外越薄弱，被發現的機率越高，母親很誠實地說，單憑她一個人的力量，沒有辦法保護好他和父親。

長大後的冰炎有時會認為，這段短暫的歲月就像是從命運之神手裡偷來的，那麼稀少，卻又如此珍貴。

父親清醒的時間並不多，但只要醒過來都會找冰炎說話。

說的都是關於以前他經歷過的事蹟。

一個精靈、一個妖師，從荒野上相遇以後，一起走遍的每一個地方。

落滿白雪的冷冽鏡山、皓月當空的白砂之海、恍若烈火燃燒的夕暮山丘，精靈和妖師牽著手走過了許多美麗之地，從世界的這邊到深淵的那頭，路途總有精靈歡笑的歌聲，以及妖師輕嘆的言語。

那個時候，他們都以為這樣的關係能持續到永遠。

所有人都期望的那個永恆歲月。

「若有機會的話，亞，到蒂娜拜訪一回吧，人魚朋友們彈奏的輕豎琴是不同於歌聲的另一種美麗，溫柔的音色就像大海，僅僅幾個音符便能令人感到內心平靜。」亞那瑟恩的聲音受到毒素侵蝕，變得不如以往，說著話的時候已經沒有了如歌的聲調，粗啞乾裂，彷彿破碎的枯葉。

話說得多了，總得停下來喝幾口水，明明該是強韌的生命力，卻被詛咒與黑暗消磨得猶若殘燭。

但冰炎只是安靜地聽著。

遺傳自母親的紅眼眨也不眨地直視父親被掩蓋在白紗後的容貌，母親說過，父親已經失去了觀看現世的能力，所以父親並不會知道他的孩子究竟長得什麼模樣，僅能從氣息辨認，他懷裡的這個孩子，體內血脈交織出的冰與火、是來自於他以及他深愛的女性共同的結晶。

「……下一次，我們一起去看吧，和父親、母親，一起。」

在亞那停下來休息的那會兒，冰炎開口這麼說，短短的手輕輕碰觸了父親被黑色染透的指尖。

他感覺到父親一瞬間的顫抖，或是分神，他不明白，可是隨即而來的，是父親竭盡全力的擁抱。

還有另一邊母親跟著搭上來的溫度。

冰牙精靈父親的清冷氣息、與焰谷獸王族母親的溫熱呼吸，那是冰炎最後一次感受到來自父母最親密的碰觸。

後來，亞那瑟恩終究是安息於主神的懷抱。

冰炎站在母親的身邊，被母親緊緊地握著手，眼前擺放的是穿戴整齊的父親，安靜地躺在鋪滿了藍色花朵的棺柩裡。他沒有聽見哭聲，他印象中的母親的確是個堅強的女性，可是當他抬頭、想詢問母親一點什麼的時候，卻什麼話都說不出口。

那張美麗的側臉被淚水浸濕，艷紅的眼眸裡有著不可遏止的哀傷。

他的母親是獸王族狼王的女兒、焰之谷的第一公主，驕傲的血脈不容許她在任何人面前示弱，即便她的身邊只剩下她最親密的孩子。

她凝視著死去的精靈很久、很久，像是要把那張臉狠狠地刻在視覺裡，無論他最後變成什麼醜陋不堪的樣子。最後她蹲了下來，將冰炎牢牢擁抱，與冰炎貼著臉，柔軟的唇在冰炎的耳鬢邊落下一個又一個愛憐的吻。

她已經沒有多少的時間了。

她甚至不能看著冰炎長大，不能守護她跟他唯一的孩子直到最後。

她是多麼、多麼的遺憾，不捨，與眷念。

儘管在這之前她與亞那都用盡全力地想要把他們所知的一切告訴這個孩子，想讓冰炎理解這個世界一部份的美好，想讓冰炎知道，來到這個世界，就算遇到了難受的事情，總是會有幫助自己的存在，並不會永遠都是一個人。

想要讓這個孩子明白，他們有多麼愛他，只是來不及說完。

「亞，無論如何，請記得我們始終深愛著你。」她摸著這孩子細緻的髮，「記住你父親說的話、記住我們教導的一切，不要讓仇恨盈滿了雙眼，那是最痛苦的情感。」

她看著冰炎，那雙眼睛遺傳了她的血，同樣的鮮豔美麗。

在孩子潔白的額角落下最後一記祝禱的親吻，她替冰炎攏好了衣袍，接著從一旁拾起似乎是很久之前就備妥的行囊。

冰炎抬起頭，看著母親的臉，她笑了。

「颯彌亞，我們回家吧。」她說，頓了頓，伸出手撥開落在冰炎額前的細碎髮絲，「回到冰牙的領地。這是我和亞那約定好的事情，我們必須讓你回到精靈族。」

冰炎不發一語地握住了母親的手，像是默許她的行為。

他知道的，他和母親相處的時光就要走到盡頭。他從來不是一個懂得撒嬌、或是示弱的孩子，父親生前的狀況與他們刻意隱蔽在這兒生活，冰炎一直都知道這一切是為了什麼。

為了讓他活下去，這是他們的選擇。

颯彌亞，答應我，活下去。

然後去遇見更多的人、經歷更多的事，用你的心去判斷這個世界的良善與邪惡，醜陋以及美好。

當母親把他送回冰牙族的精靈領地，再次離開前的晚上，夜色深重，總是唱著歌的大氣精靈彷彿也知道別離的悲傷，那一個夜晚安靜得聽不見半點輕盈的歌，只有母親溫柔的嗓音，說著那些告別的話。

一字一句，誠實而溫暖。

獸王族並不擅長唱歌，擅長唱歌的一向是精靈，在這樣的深夜，冰炎忽然想念起了父親輕哼的調子。

亞那說他從未恨過那一位妖師朋友，我不曾直接認識那位，可是我相信亞那的判斷。

這個世界不會誕生一個無用的種族，妖師一族的能力絕對不是壞，只是使用者與他人的一種錯誤……亞那經常告訴你的，對吧，他就是對這個世界抱有很美好的嚮往。

耳邊傳來母親低微的笑聲，長年握劍的手此時正輕拍在冰炎小小的身軀，安撫的節奏令冰炎昏昏欲睡。

當冰炎終於禁不住睡意的驅使而蓋上了眼皮時，他感覺到母親細聲地唸了幾句禱言，溫熱的觸感短暫地落在他的頭頂，接著她鬆開了手，從此再沒能給予冰炎一個溫暖的懷抱。

後來收到母親的消息時，冰炎只是站在刻了父親與母親共同名字的石碑前，安安靜靜地放下手中冰藍色的花束。

──晚安，颯彌亞。

「晚安。」冰炎說，然後輕輕地閉上雙眼。